

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一

候官 林喬蔭 學

祭儀下

朝獻之事終於爛祭於是將爲饋獻乃取前所爛之牲肉而烹煮之故禮運於合莫之下繼之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合卽合前之所肆者既熟而體解之謂之體其禮則周官太宰納亨贊王牲事亨人掌共鼎鑊給水火之齊內饗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諸子正六牲之體益鼎鑊水火共之亨人納之者王贊者太宰而亨之者內饗體之者諸子也其煮熟之節謂之羹任亦曰羹定是時

尸尚在堂將延之入室故禮器曰羹定詔於堂詔告也謂祝以煮肉既熟告尸於堂卽特牲少牢禮之所謂祝延尸入也此詔止釋詞而已未用祭物疏謂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非也尸位在奧奧室西南隅也神道尙右主在西壁生人之居以主與爲尊故尸位於此與主並坐以明其氣與魄合也尸既入室卽位祝與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而特牲禮於尸答拜之下云尸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奠卽未迎尸之前祝所酌奠於銅南者饗詞無文鄭注云饗勸彊之也其詞取於士虞記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少牢禮則但曰尸不言答拜遂坐而無執奠祝饗之儀鄭氏以

爲大夫之禮尸彌尊自此遂坐而卒食盛世佐則以少牢有饋尸於堂故畧之今按二說皆非蓋特牲爲禘月吉祭告以當遷當毀之事則經所云祝在左卒祝者當卽以遷毀爲詞如大戴禮所載遷廟告詞之類未嘗以饗祝之至尸入旣坐之後始行祝饗是前之祝告以事後之祝乃告以饗也少牢爲常祭之禮祝酌奠時卽以薦其歲事尙饗爲詞則不必以某事先告以致饗再告故尸入無祝饗之文以先旣祝饗一事不容分爲兩節也至祝所酌奠者特牲禮尸執而祭之啐之告旨而又奠之少牢不然者以特牲有嗣舉奠之事少牢無之其所以特牲有而少牢無者

以特牲是禴月吉祭之初明傳重著代之義少牢常事故不必矣然則烝嘗祖禴之時初行朝獻亦祝饗於迎尸之前至尸入室不復再祝然迎尸之前祝之告饗亦止執明水火而祝號焉已無酌奠之禮而郊特牲言舉犖角詔妥尸尸之所舉者何也蓋朝獻之際君牽牲夫人奠盎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卽盎齊先儒以五齊次之知盎齊卽禮運之所謂醴醴周官言盎齊泂酌郊特牲言醴酒泂於清明盎齊與醴酒異名同物而君方制祭夫人卽薦此於室主之前其所薦之物則用犖角以實此醴酒禮運曰醴犖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言實醴酒於犖惟用以薦於室

主而不以獻酢若以醑學獻尸尸以醑學酢君乃是非禮
僭君之事蓋以醑學獻酢者天子之禮詩行葦是言王事
始有或獻或酢洗爵奠學之語知非臣下所得有而當其奠
此醑酒於主前則亦君用學臣用角以著其差故郊特牲以
學角並言謂尸入室之時舉前此所奠盞齊之或在學或在
在角者將祭而啐之飲之則祝詔主人卽以此時妥尸焉
蓋此爲常祭異於禘月之吉祭則此所薦主前之醑學固
不以授諸上嗣而此又異於士禮之止爲饋食則當饋獻
以前所行朝事無非彷徨求神之意至此爛祭旣畢尸入
於室知尸與主合卽祖考之氣與魄合也則尸舉前此主

前所奠之醑學而飲之以見求神之誠至是而神果合能飲之也既卒飲則以所舉之學授諸鬱人量人周官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學之卒爵而飲之量人職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學歷而皆飲之歷與瀝同古字從省謂二官受尸所舉之學而飲其卒爵之餘瀝重其爲神之餘不敢棄也先儒以舉學角謂卽饋食禮祝所酌奠於鉶南者不知彼專爲饋食無朝事故祭之始卽行酌奠此有朝事始之詔祝於室但執明水火而祝號未有酌奠迎牲制祭乃莫盎薦盎以次行之而禮運明有醑學之文是其爲薦盎之醑酒固無可疑自鄭氏誤醑爲琖遂以醑學爲二爵

名據明堂位夏后氏以琖般以斝謂夏般之後得以醖斝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不知琖字從玉是器名醖字從酉是酒類迥不相通既杜撰以釋禮運而於周官鬱人量人所受之斝則讀爲般謂聲之誤疏云鄭知斝是受福之般非爵名者郊特牲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惟有受般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知斝爲受福之般今考特牲禮主人受般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少牢禮主人受般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二禮所記止受齊黍并無受主人之卒爵而飲之者且經
既明言受卒爵而飲之亦未嘗有更酌以獻之事疏復臆
造爲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果何據耶况鬱人言卒爵
量人言學歷正見其所飲者爲卒爵之餘非更酌者今以
爲王獻此二官則當云受王之獻爵不得云卒爵而歷字
訓爲歷皆飲之將所謂歷者歷階乎歷位乎經文不若是
之晦曲也陸農師知此學卽郊特牲舉學角之學不肯改
字所見視注疏爲優然以爲在朝獻之時當從獻之節則
又與行禮之次序相違且以受舉學之卒爵爲酌而飲之
則經文當增一酌字於卒爵之下而飲之上方可以通而

量人歷字之義究不可解然自鄭氏兩改經字之後諸儒率沿其誤僅一陸氏與之稍殊而復不能詳考以定其說秦氏通考遂以鬱人量人二節入之受報之後而舉學角之文在延尸入室之始者本屬一事而判爲兩項各不相蒙屈經從注何其惑耶

饋獻倣於生人之食禮故先饋而後獻先饋則以齊盛爲先而無獻酒之事先儒謂舉學角詔妥尸後王與后卽以玉爵酌壺尊獻尸爲饋獻是先獻而後饋食非其次也既以饋爲先則周官所云大宗伯奉玉盥小宗伯逆盥小祝迎盥盛肆師表盥盛告絜外宗王后以樂羞盥則贊九嬪

凡祭祀贊玉盞皆卽行於妥尸之後蓋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亦作齊又作齎共之以甸師春之以春人炊之以饌人實之以舍人因而大宗伯奉之肆師表之小宗伯小祝迎之外宗九嬪贊之王后則薦而設之也其先所煮熟之牲則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小子羞羊殺肉豆大司馬羞牲魚亨人共大羹鉶羹猶少牢之升載設俎皆佐食爲之而饋食之遵饋食之豆亦以此時外宗佐王后薦焉尸由是坐祭黍稷加肺飯粢盛食舉告飽祝侑主人拜大抵皆如少牢之儀惟其飯之多少經無明文先儒以特牲是士禮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

至於九飯少牢爲大夫禮三飯之後四言又食然後告飽而祝侑尸又食不飯告飽主人侑尸又三飯乃畢因謂大夫之尸七飯而侑十一飯而畢推之諸侯則九飯而侑十三飯而畢天子則十一飯而侑十五飯而畢今按曾子問言天子崩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不侑則天子之祭常時尸固三飯而侑矣又言大夫之祭遭齊衰之喪尸入三飯不侑則大夫常禮尸亦三飯而侑也禮成於三三飯告飽上下所同卽生人之禮公食大夫亦然少牢文於三飯後四言又食乃告飽者食食舉也先既食佐食所舉之牢肺正脊今又食所舉之牢幹一魚腊肩牢幣也鄭注誤以

食爲大名小數曰飯因有大夫七飯之說而禮器言禮之
以少爲貴者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云一食再食
三食謂告飽也疏云尊者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食
輒告飽待勸之乃更食諸侯再食而告飽大夫士德轉少
告轉疏故少牢特牲皆三飯告飽據其所說是與儀禮之
注顯爲矛盾不知禮器所云者生人日食之數非每食一
口謂之一食也蓋每食一口謂之一飯不謂之一食天子
一食卽周禮之王日一舉玉藻之日中而餞也諸侯再食
則玉藻所謂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以
一日早晚共食兩次也大夫士三則朝也日中也夕也凡

食三次食力者無數謂不限之以時蓋尊者體逸而用物
豐取精多故食之數少卑者體勞而用物儉殺故食之數
多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正以不飲酒不茹葷之時懼一
食之不足以助其強力故特加爲三舉三舉者一日而三
舉食也疏謂加牲體至三太牢則侈靡既非齊所宜王應
電謂齊則不舉又臆改經字均失其義矣夫禮器所言既
非每食飯數之差而自天子以至大夫祭禮皆三飯而侑
與士禮同則其卒食之節亦當等於少牢未必有十三飯
十五飯之異也卒食而酌乃酌壺尊之酒以獻是爲饋獻
少牢禮主人隋尸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而周官量人

言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謂之從獻者以其從主人之獻於尸也尸既卒爵酢主人乃嘏嘏大也言以大福予主人也特牲禮以嗣子初承父後主祭故尸親嘏以重其事少牢常祭則命祝致之猶特牲有嗣舉奠而少牢無之意也先儒謂大夫尸尊故不親亦非不親嘏故其詞稱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而楚茨之詩亦云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以下何氏世本古義以爲皆祝所傳嘏辭是也主人受嘏畢乃獻祝佐食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長賓長亦

獻祝於是祝告利成尸謦出於廟門而正祭之禮畢少牢所載如此天子諸侯大夫之饋獻葢亦同之是以禮運言體其犬豕牛羊寔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文在退而合亨之下卽終之曰此禮之大成也明朝獻之事以作其祝號始而終於合莫饋獻之事以退而合亨始而終於大祥祥者善慶之謂以致孝而神降之福事神之禮至此大備故云大成以燕尸爲明日之事故不及舉酬賜爵諸儀是其所記乃專言朝獻饋獻之禮行之於秋嘗冬烝以享其祖禰者也若如先儒謂凡祭皆然則不應終於受嘏卽謂禮之大成而遺却燕尸一節矣

少牢禮尸出廟門後司宮設對席乃四人褻祭統亦云夫祭有餽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讓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臣餽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賤餽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餽上之餘也然則自天子至士皆於祭畢而餽所異者不饋尸則餽於燕尸之後賓尸則餽於饋獻之終天子諸侯如是大夫士亦然少牢爲士祭賓尸之禮故餽於尸出之後有司徹之前若不賓尸則有司徹之篇末既燕尸爲無算爵祝告

利成尸出矣繼之曰乃養如饋言其養之禮與饋尸同則亦司宮設對席用四人養也惟特牲禮養止二人用舉奠之嗣與長兄弟而不以二佐食二賓長既異少牢之禮而文王世子言公族之在宗廟者有云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亦與祭統所說不同蓋特牲爲禋月吉祭士初承父後而主祀事故特使嗣子舉奠以見傳重著代之意又使於祭末餼神之餘而告之以養有以也養有與也俾曉然於尊祖敬宗之大義少牢爲士之歲事常祭故不必有嗣舉奠而餼則使佐食賓長以均神惠於異姓而已均神惠於衆則主人不必有祝詞而神惠不可以虛受則上養有

敬詞以致其敬禮不相因義各有當也推之天子諸侯常祭之餼以明施惠故祭統所說初餼貴而少後餼賤而多所謂凡餼之道每變以衆者喪畢吉祭則亦餼以著代故文王世子言其登餼獻受爵以上嗣受爵卽舉奠特牲禮加爵之後所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解拜尸尸答拜是也獻謂嗣子獻尸特牲禮所云嗣舉奠洗爵入尸拜受嗣子答拜是也登餼則特牲禮所云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餼是也此惟喪畢一行他祭皆否故祭統言餼之道由君而卿而大夫而士而百官並不及此以非常祭所有

事也先儒強以特牲少牢二禮分屬大夫士因謂大夫之
嗣辟於諸侯士卑不嫌故特牲有嗣舉奠獻餼之禮少牢
無之夫尊祖重適之義自天子達於士奚獨大夫而異之
若謂大夫位近辟君則太祖之廟何以不辟且果爲常祭
之事天子諸侯與士皆然惟大夫否則何以諸經之言祭
禮者皆不之及僅一見於文王世子而祭統歷舉十倫廣
言餼義乃反遺此最大之節目而顧下及燁胞鬲翟之瑣
瑣乎况其登餼之時主人致祝而拜者再獻酬而拜者亦
再明是父拜其子與冠禮之毋拜其子一例謂重先祖之
正體而與之爲禮一人之身止此冠日與喪畢吉祭之一

時所謂斯須之敬耳苟如先儒之說祭必有饒餒必上嗣
將爲天子諸侯及士者歲以四時盡拜其子有是理乎
秋嘗冬烝本日行朝獻饋獻二禮倣於生人之有饗食而
燕禮則於明日繼行之祭義曰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蓋祖考世近而情
親故烝嘗之事旣致其愛存愍著之實復於祭之之後申
且不寐繼以無已之思二人鄭注謂父母又謂容侑尸以
儀禮饋尸別立一人爲侑以助尸故疑尸侑爲二人愚則
謂二人卽指祖考以烝嘗之明日明發不寐而懷其祖考

故卽行繹祭以致其情繹之所由起也爾雅云繹又祭也
周曰繹殷曰彤夏曰復胙繹與彤皆繼續不絕之意胙者
祭肉言復陳昨日之祭肉而燕尸也詩序云絲衣繹賓尸
也繹與賓尸並言繹者其名賓尸其事也詩稱自堂徂基
是其禮行之於廟堂之上蓋朝獻時尸在堂饋獻時尸在
室至此復延尸於堂而以賓禮事之故儀禮賓尸先埽堂
而筵於戶西南面後時變制乃不於堂而於庫門之內故
孔子歎其失也先儒不知此禮專屬於秋嘗冬蒸以爲凡
祭皆繹則旣於祭日行燕尸之禮爲旅酬無算爵之事明
日又燕何以不嫌其黷數且又何以禮文別立不儉尸之

條因而強分僨尸爲上大夫之禮不僨尸爲下大夫之禮
究於經典無據其爲臆說明矣至郊特牲所云釋之於庫
門內與禘之於東方並是失禮之事故並言之寔是兩事
一在祭日之初一在祭之明日乃注疏諸說誤據家語以
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遂謂釋祭之禮行於廟門外西室
之堂卽所謂門堂者舍儀禮毛詩之正文以曲狗家語之
僞說豈足信乎又以釋與賓尸分爲兩事謂先行釋祭之
事而後享尸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
觶旨酒思柔是接尸也祭神禮簡祭尸禮大不知自堂徂
基者言其位自羊徂牛者言其牲兕觥旨酒言其禮孔疏

云釋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是也豈先釋祭而後賓尸之謂哉苟必分爲兩事則儀禮何以止見賓尸而不見有釋祭耶如謂天子諸侯而外止有賓尸而無釋祭則國語載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燕宗不具不釋釋不盡飲則退是大夫之家明有釋禮而釋卽是賓尸固無疑矣

釋祭卽是賓尸則其行禮之節次當與少牢下篇所載畧同但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全於子是天子諸侯無出門迎尸之事惟使祝延而已非若士卑所使爲尸者不必皆

其臣屬主人得出迎之也賓尸所以娛尸傲於生人之燕則其行禮之節次亦當與燕禮畧同但燕禮君尊而賓卑故使宰夫爲獻主繹祭燕尸在廟門之內則尸全乎君而君全乎臣全乎子故主人卽君自爲之此其所以異也尸旣入而主人拜至授几舉鼎設俎薦豆籩酌獻皆如少牢儀至上賓獻尸尸爵止欲均其惠於助祭之人於是主人酬尸尸復奠於薦左主人乃獻長賓獻衆賓而自酢復酬賓賓莫薦左乃獻兄弟於阼階獻內賓於房中獻私人於阼階上獻之事於是乎徧神之惠亦於是乎均尸乃舉前上賓所獻之爵是爲作三獻之爵而在天子諸侯則祭統

所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者卽當此徧獻之節蓋天子諸侯備官以祭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若士禮之省殺則當釋祭三獻之外同姓之卿大夫士與異姓之卿大夫士皆常有加爵以助君樂尸而尸於三獻爵止之時則意欲主祭者之共飲以爲樂是以體尸之意而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致爵於主婦尸乃舉三獻之爵主人復爲酬爵勸尸而尸復奠而不舉意欲惠之均於助祭之人而同異姓之卿大夫士與於助祭者則又體主人樂尸之意各爲加爵於尸以比於侑食勸飽之義且以各申其敬愛之

情是以尸飲五者尸飲三獻之外又飲同姓之卿加爵一
異姓之卿加爵一也主人體尸欲均惠之意卽以此時獻
卿焉尸又飲同姓之大夫加爵一異姓之大夫加爵一是
爲七飲主人卽以是時獻大夫至同姓之士加爵與異姓
之士加爵各一尸皆飲之是爲尸飲之九則主人以是時
獻士及羣有司凡以使神惠之均於在庭而令其尸之娛
樂之且禮無獻而不酢者卿大夫士加爵於尸尸尊不酢
主人獻之亦所以代尸之酢其必以尸之飲五飲七飲九
爲節者亦倣諸燕禮之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
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

后獻庶子之義也此因加爵不同於正獻故以尸飲之五
七九爲詞而不言五獻七獻九獻先儒誤以獻數釋之毋
論正祭止有五獻七獻并無九獻之節而二祿尸既不飲
亦不得以長賓長兄弟之加爵足九飲之數不知士禮
省殺加爵止有二人天子諸侯百官皆備則所加之爵必
徧及於卿大夫士且惟燕尸至於盡歡故尸之飲由五而
七而九不厭其多若正祭則禮成於三而畢是朝獻饋獻
均屬正祭之獻數亦未可通於燕尸而並數之也既徧獻
畢賓弟子舉解於尸尸執以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
至於衆賓以及兄弟私人是爲旅酬而此兄弟私人之受

酬者各以昭穆年齒序飲周官司士云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以其序飲謂之旅酬以其神惠所及謂之賜爵由是兄弟弟子復舉觶於尸尸執以酬賓賓以酬兄弟交錯其酬爲無算爵則詩所云爲賓爲客獻酬交錯及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者謂唯意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至是而燕尸之事終焉大雅鳧鷖爲釋祭賓尸之樂首節言三獻燕尸之正禮故以涇之水名賓之次言酬尸之事故云在沙沙水旁也三言加爵之事故云在渚渚水岐出也四言旅酬五言無算爵故以在漑在壺爲文漑壺水之下

流而鳧鷖二鳥一善沒一善浮取象於神之變化恍惚以
比尸侑二人也鄭箋以首章爲祭宗廟之尸次章爲四方
萬物之尸三章爲天地之尸四章爲社稷之尸五章爲七
祀之尸因屬穿鑿何氏世本古義又以爲武王爲諸侯時
釋祭五廟之作是以一章當一廟之尸尤膠滯而不通蓋
詩之言典禮者其分章皆據行禮之節次言之此爲燕尸
而作而分五章可以知其禮之次第矣

春祠夏禴追享朝享其入廟之始詔祝於室索祭於廟坐
尸於堂而行祿禮與秋嘗冬烝無殊惟朝事時但陳列其
牲醴籩豆而不行酌獻故不云朝獻止云朝踐蓋一同於

生人之大饗所爲酒清而不飲，殺乾而不食也。其牲則腥而全，升之不爲肆，解且先不祭血，後不祭爛。故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亦卽所謂腥。其異者大饗肆而此不肆耳。賈公彥疏：司奠葵職謂祭宗廟無血，固與禮運所云薦其血毛、郊特牲所云血毛、詔於室者不合。皇侃謂郊天與大饗並有血腥爛熟，則又與禮器之說差岐。不知春祠夏禴，追享朝享與秋嘗冬烝，禮各不同。蓋烝嘗所以報本親親之意，多則禮極於繁，曲故自血而腥而爛而熟，以漸卽乎人道。禮文繁縟，日力難給，則終於饋獻而燕尸，以次日繼焉。祠禴禘祫所以反始尊尊。

之意多則禮出於簡質薦腥事之以神同於郊之薦血繼
卽薦熟以人事之而燕尸不更端以行直相次及之一致
其愛一致其敬禮之直而行與曲而殺義各有當也特禘
祫之禮旣亡諸經所說多烝嘗事祠禴之儀亦無所考僅
有司尊絜之文知其爲朝踐再獻而已然先儒之解又復
牽混與烝嘗無分夫所謂朝事畢而行饋食者乃烝嘗之
儀經之所云朝獻饋獻有明文可證也若春祠夏禴追享
朝享經旣以朝踐易乎朝獻因知其陳而不獻而朝踐之
後直云再獻不云饋獻則亦不得專以饋食之禮釋之蓋
饋食而主人一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通言之則獻者三

就主人言則獻止一皆不得稱再獻然則既朝踐畢而行薦熟之禮尸入食於室卒食主人酌尸主婦亞之賓三之是爲食之三獻據主人而言是爲獻者一也既行饋酌卽繼之以燕尸燕尸之時長兄弟加爵爲先賓長加爵爲次而終以利之加爵皆所以樂乎尸也然當酌尸三獻之末未行加爵之先主人必先酌以酬尸以致其殷勤燕樂夫尸之意是主人至此而爲獻者再故曰再獻而統而計之酌尸三獻加爵三獻合之酬尸一獻共爲七獻故禮器有七獻神之文也至於祭統所謂古者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祭之日一獻云云正指禘祫行於太廟一

獻卽主人醑尸之時獻畢而命之非祠禴烝嘗之日以四
者之祭以四時分行四親不於太廟也故衛孔悝之鼎銘
有六月丁亥公格於太廟之語亦是指追享之行於夏與
魯之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同但衛無周廟不
及祖所自出爲異耳至其文又有施於烝彝鼎之詞則謂
悝以此君所命詞刻於已私家烝祭之彝鼎以爲榮非謂
刻於君之烝彝鼎也若周官司勛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則
據當代而言謂有功之臣而身死則烝祭禴廟之時以之
配食示報功之意且以其近而親之故不配於祖而實則
數代之後祠禴嘗烝四親之廟皆有配食之臣矣自先儒

撰爲九獻之說而朝獻饋獻再獻彼此混淆於是六享之義不能明晰并祭統之所謂一獻禮器之所謂五獻七獻亦因之眩惑豈知聖經無一字混用饋食醑尸可稱饋獻不可以稱朝獻且如所次先後醑尸爲第七獻安在可稱一獻后與諸臣屬第八獻第九獻又安在可稱再獻也哉有司徹爲少牢之下篇言燕尸之禮末又有若不饋尸一段此與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醢用酒若殺則特豚士昏記言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一例蓋禮之或損或益或直或繁義各有在也注疏分饋尸爲上大夫不饋尸爲下大夫此因執特牲爲士禮少牢爲大夫禮遂於大夫

中復分爲上下之差不知特牲少牢繼於士虞之後一爲吉祭一爲常祭皆士禮也無大夫士之別復安得有上下之分考司尊彜職言春祠夏禴朝享追享之禮有朝踐有再獻與秋嘗冬烝之爲朝獻饋獻者不同以生人饗食燕之義準之知朝獻如饗饋獻如食而燕爲明日之繹祭朝踐亦如饗而再獻一象乎食一象乎燕並行於一日之內而不另舉是天子之祭秋嘗冬烝賓尸祠禴禘祫不賓尸也下推之士無時享而止有歲祭然宗子得並祭其禴祖曾高蓋以春秋二時舉之而祖禴親近主乎愛則有賓尸曾高統尊主乎敬則不賓尸雖天子與士勢分懸絕而禮

以義起當不異也此則僨尸與不僨尸皆禮之常經有一
定者然亦有有故當僨尸而不僨尸之時春秋書仲遂卒
於垂壬午猶釋明卽當行釋祭而大夫卒則廢况六月有
事於太廟是季夏之追享又不當釋者故書猶以譏之是
諸侯有不僨尸之證也國語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
與焉宗老不與則不釋是以引嫌之故而不僨尸乃大夫
不賓尸之證也然則經之所云若不僨尸者直兼常變而
言矣

有司徹篇末言不僨尸之禮尸卒食三獻爵止主婦致爵
於主人尸作止爵於是賓長獻祝及佐食致爵於主人主

婦主人獻賓獻兄弟內賓私人皆與儻尸禮畧同至賓
獻於尸爲加爵而尸酢之又獻於祝致爵於主人主婦而
自酢以虛爵降寔於篚其下卽曰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
爵與儻禮之加爵以前有二人舉觶後又有賓一人舉爵
者不同故賈公彥謂下大夫闕族酬直行無算爵而已然
下大夫他皆無異獨貶而去其族酬於義何居秦氏通考
據特牲禮謂先旅西階一觶次旅阼階一觶而後及無算
爵此經云交錯其酬亦是二番族酬然儻禮族酬之後亦
云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爵無算是交錯其酬乃無算爵之
始事與族酬無涉蓋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

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昇爲交酬錯則注之所謂惟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非若旅酬之爵發之自尸以次相及是交錯之酬固不可以當旅酬之節卽特牲之旅酬亦是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以序而徧爲旅西階一觶長兄弟又酬賓賓酬衆兄弟衆兄弟酬衆賓亦以序而徧爲旅阼階一觶尸皆不與其事則與儻禮之旅酬名同而寔異況果有此二番舉旅經不應畧而不叙遽及於無算爵經旣不叙知其無此兩次旅酬也其所以無此之故則以儻尸在堂尸得與在庭諸人共其禮不儻尸而尸在室無由發爵以次相及故但賓與兄弟交錯其酬特牲之旅酬亦云

交錯以辨明其爲賓兄弟之相爲酬非尸之舉旅行酬也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祭其不償尸者亦無旅酬之事可知但其中則尚有別春祠夏禴追享皆特祭於一廟行禮於堂者惟初之朝踐耳及薦熟而尸入於室以迄於終無復出堂與在庭行旅酬之事則當其主人徧獻衆賓及私人之後亦賓長加爵畢卽賓兄弟交錯其酬如有司徹篇末所載之禮特士禮殺加爵者止一賓長天子諸侯助祭者多則既有賓長之加爵復常有長兄弟之加爵於是而交錯其酬無算爵終之以利加爵而事畢若朝享則太祖爲本廟之主而毀廟親廟之來合食者其尸與主皆外至

朝踐訖而合食於室卒食而酌尸三獻酬尸一獻禮固與
祠禴追享無殊然祠禴追享之尸不與旅酬者以尸在本
廟之中全其爲尊故不得發爵導飲以就降屈太祖之尸
爲本廟之主尊亦猶是也其毀廟親廟之尸則自太祖視
之皆其子孫且自外至又近於賓是宜體太祖均惠之意
而行旅酬旣旅酬而後行無算爵二事與賓長兄弟長之
加爵相間而行雖無正經可據而禮器言周旅酬六尸是
禘祭之禮卽司尊彜所謂朝享者六尸毀廟親廟之尸凡
六也蓋后稷之尸在室不與於旅則當主人酬尸尸奠而
不舉欲惠之均於衆於是祧之昭尸體其意執以酬長賓

長賓以酬祧之穆尸穆尸以酬長兄弟長兄弟以酬高祖
之尸高祖之尸以酬次賓次賓以酬曾祖之尸曾祖之尸
以酬次兄弟次兄弟以酬祖尸祖尸以酬衆賓衆賓以酬
禰尸禰尸以酬衆兄弟皆以序相及徧於私人然後長賓
與長兄弟加爵遂及無算爵而以利之加爵終焉是則不
償尸之中尸有不與於旅酬者有與於旅酬者義各有在
注疏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夫既發爵則是爲舉旅行
酬之首經但云旅酬六尸未嘗云受旅六尸安在發爵之
不與乎旅酬哉

徹俎與歸俎不同曲禮曰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言凡

則統大夫以下有事助祭者皆然孔疏謂專指士而言非也大夫士之祭則私臣亦自徹其俎若賓兄弟公有司非其臣則有司徹之特牲禮所云佐食徹尸俎俎出於廟門祝執其俎以出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者是也歸俎卽致膳歸脰之事亦稱致福亦稱致胙取其祭之俎實致之以示同福均惠之意蓋皆使人無自攜以歸者少牢下篇言賓尸禮云司士歸尸侑之俎不賓尸則佐食出尸俎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祝執其俎以出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此士祭畢歸俎之禮而賓尸止及尸侑不賓尸止及尸祝者蓋尸最尊祝與侑皆以輔尸尊之故於其出而卽歸

之若賓及兄弟之俎其歸之蓋在主人退有司徹之後據
論語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明三日之中皆
可分致不必限在祭畢是以本經祭畢之時止記歸尸祝
之俎而賓及兄弟歸俎之文皆畧而弗具也且不特與於
祭者有歸俎卽未與者亦有之周官大宗伯以脰膾之禮
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脰以交諸侯之福春秋定十四年
天王使石尙來歸脰左傳僖九年會於葵丘王使宰孔賜
齊侯胙是皆不必在廟助祭而以親賢之故祭肉及之以
著同福均惠之意又不特上祭而與下同福均惠也卽下
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上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已而

致膳於君子曰膳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茆於大夫去茆於士去葷周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受而膳之是臣之於君亦有致胙之禮但謂之致福致膳不謂之歸俎耳先儒誤認徹俎卽爲歸俎故鄭注特牲禮謂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賈疏云有司徹歸尸侑之俎不償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鄭所以知歸賓俎者上文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明賓不自徹俎主人使歸之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敖氏注有司徹則於司士歸尸侑之俎之下直云賓長而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今按禮言祭於公者自徹賓及衆賓苟非私臣奚必自徹卽爲臣而自徹

亦徹之而已。詎必自將以歸孔子爲魯司寇從而祭。是祭於公也。當已自徹其俎而曰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蓋公不使人歸之徹與歸固兩事也。乃注疏旣混徹於歸因無解於孔子之事。遂云自徹者專指助祭之士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不免游移其說。馬氏賾孟則又以孔子於魯膳肉不至是時自徹之禮廢矣。夫已則廢禮而責人之非禮。曾謂聖人而有是乎哉。知自徹乃是臣禮非其臣則有司徹之至歸俎則皆使人而尸祝與賓兄弟時有不同。斯經記之旨無不可通矣。

祭祀旣畢主人送賓於廟門之外同姓則留與之燕。詩所

謂燕私中庸所謂燕毛是也其燕之所經無明文孔穎達
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蓋以燕禮云膳宰具官饌於寢東
記亦云燕朝服於寢而少牢篇末云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
退注謂反於寢是燕不於廟而於寢陳氏禮書直以卽
於路寢釋之則寢卽生人所居之寢非廟後之寢也惟朱
子以爲燕於廟後之寢今按燕禮爲君燕其臣非族燕之
事自宜於所居之路寢若族燕則因祭以盡歡從宗以合
屬無緣舍祖考之廟而卽生人之居詩湛露爲諸侯朝於
明堂而王燕之其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宗卽逸周書所
云明堂之宗宮也考卽逸周書所云明堂之考宮也毛傳

亦曰夜飲必於宗室宗室則亦卽召南所謂於以奠之宗室牖下其爲在廟明矣又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跽燕則有之此燕承祭而言明祭時雖有室中堂上之事而主於敬不得脫屣至祭畢而燕則可以跽是燕亦卽在於其廟之堂以爲在廟後之寢固無據也至詩言樂具入奏鄭箋謂祭時之樂復皆入奏疏卽以爲復來入於寢奏之則亦非是蓋祭畢之時祭樂已隨衆俱出此則別用燕樂周官鐘師凡祭祀奏燕樂旄人凡祭祀舞其燕樂是卽用於燕私之時非卽祭時之樂謂之入奏者入於廟亦非入於寢也蓋聖人制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而又不可

以無事而飲故於祭畢行之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蓋既盡其愛敬之誠以致享於祖宗而又體祖宗之心以親睦其宗族然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飲卽族燕食是族食二者有別何以明之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曰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蓋族燕禮文族食禮殺燕有樂而食無樂二者皆行於祭畢其所以不同之故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各以一時祭一代之廟亦各以一祭合一代之族而用食禮以綴之如祭其禴則身之親昆弟以下父

之族也皆與食祭其祖則父之昆弟以下祖之族也皆與食祭其曾祖則祖之昆弟以下凡曾祖之族皆與食祭其高祖則曾祖之昆弟以下凡高祖之族皆與食夫父之族齊衰之親也祖之族大功之親也曾祖之族小功之親也高祖之族緦麻之親也而各於祭廟之餘爲綴食之舉大傳所謂綴之以食而弗殊者是已然父之族四祭皆與祖之族與於三祭曾祖之族與於二祭高祖之族與於一祭與於祭乃與於食是親者稠而疎者稀故文王世子言族食世降一等以一食再食三食四食隨世數爲差降也注疏雖知疏數因於世次而不知族食之卽在祭餘但謂以

時合族而已夫以時合族則疏數無常可以任意奚必拘以一年四次與夫三次二次一次之差况先王制禮必無無事而聚會飲食也哉至於族燕則一行於朝享之後一行於追享之後合其同姓凡太祖以下之親皆與而不止九族有服者大傳言同姓從宗合族屬是也其禮以異姓爲賓以膳宰爲獻主而公與族人序齒于是奏燕樂行旅酬至無算爵盡醉而畢毛詩湛露傳云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媒宗也毛公生於漢初必有所授蓋卽此之謂以所合之人視族食爲大故其禮亦視族食爲隆要皆因祭以致其親

睦之情陳氏禮書乃謂王與同姓有祭畢之燕有時燕時
燕者平居無事合之以申好亦昧於坊記所云因其酒肉
以聚宗族之義也

無尸而祭謂之厭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
尸者厭也蓋不能備禮但設饌以飫神而已王制言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云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祭有尸而薦無尸則薦卽厭也以其
設饌謂之薦以其飫神謂之厭惟無祿者如是若自命士
以上有田祿者皆爲祭而不爲厭其厭惟施之於殤與無
後者而已然厭之中亦有別曾子問曰何爲陰厭陽厭孔

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胙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爲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是則厭之或陰或陽因宗子之殤與凡殤及無後者各異其施舍是無所爲用厭也聖人之旨本屬甚明自鄭氏誤據特牲少牢二禮其迎尸之前祝酌奠於鋤南在室之奧屬陰靜之所以之當陰厭尸謾之後徹薦俎敦改設於西北隅屬室之明處以之當陽厭以後諸儒無不從之夫厭爲殤與無後而設孔子已明言之且曰祭成喪者必有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以此破曾子祭必有尸

厭祭亦可之疑豈有祭殤之禮而儼然屬之正祭者况特牲少牢之經並未嘗言此兩節之爲陰厭陽厭特以一在尸未入之前一在尸既出之後遂強名之爲厭不知此祇尸不在而已非竟無尸也且陰厭云無元酒而特牲少牢皆有元酒陽厭云尊於東房而特牲少牢之末皆云納一尊於室中則其不得以此爲厭益審矣然則特牲少牢始之設奠於奧末之改饌於西北隅者何哉蓋孝子求神恍惚無定故立尸以慰其愴聞俊見之寔而初時尸未入意其神依於主則於是奠以依之及尸既出則又無所見聞所謂已至必樂養之必哀者至是又不知神之何往故改

饌以奠其仍留於此若僨尸則既饗而致之又從而釋之
差有以安其明發不寐之懷而兼盡其樂與哀半之實可
無復改設以禮備而神享之也並與厭飫之義無涉果如
注疏又奚獨上大夫無陽厭乎至若曾子問又云宗子有
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代其祭是爲攝主攝主不厭祭
者卽不祭殤與無後也蓋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而祖廟
在宗子之家宗子主之今宗子得罪去國祖之祭不可絕
故以庶子之爲大夫者攝而殤與無後之厭祭則竟廢之
一以避正主之嫌一以見其本從祖而耐食者降殺於祖
非若正祭於祖之必不可廢也注疏不知此義以不厭祭

謂不行祭末改饌之事是攝主與正主儻尸之禮何殊且
如其言謂攝主謙退似神若未厭飫然則正當改饌以飫
其神胡爲反從而廢之陳氏禮書又附會爲不敢飫之說
則旣敢祭之復胡爲而不敢飫之是何異放飯流歆而問
無齒決者哉惟知厭祭專屬於殤與無後者之事則不特
經有明文可據而喪服小記所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
乃正攝主不厭祭之確注聖人所以制禮之意亦從可識
矣

三禮陳數求義卷十二

候官 林喬蔭 學

郊社

國之事莫大於祀祀之禮莫大於天天爲百神之君王者爲天之子故歲必祭天所以大報本反始也董仲舒曰王者歲一祭天於郊白虎通曰祭天歲一者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此正義也自鄭康成翔爲六天之說疏家因謂天子祭天歲凡有九五時祭五帝於圓郊五也冬至圓卯六也孟春祈穀七也孟夏大雩八也季秋大饗九也皇侃之說則以雩爲旱而祈

雨非正祭不數歲凡八祭王肅之說則冬至圜邱孟春祈穀歲只兩祭程子之說則以圜邱明堂祈穀雩旱爲四祭以愚考之疑皆未確蓋五帝之祀卽孟冬天宗之祈與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在東都之明堂爲王居明堂之禮若西京一歲祭天只有冬至圜邱一次而或祈或報皆在社稷不於上帝卽或有事而祭上帝皆謂之旅不謂之郊大宗伯職所謂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矣所以然者天子一歲常祭內而祠禴烝嘗追享朝享外而日月星辰山川社稷爲事多矣苟復數次祭天不惟其數而瀆且一歲僕僕於祭祀之不暇何暇君天下理萬幾乎惟六年殷同之歲

一至東都而西京之常祭自以太宰宗伯攝之東都只有郊有社而無稷則凡爲農事而或祈或報不得不卽郊壇行事以后稷先王農星皆配食於郊也然此爲祈報之祭則其禮固亦殺於冬至之園邱矣

鄭氏注禮所釋天帝名目最爲淆雜夫諸經所言但曰天也帝也上帝也五帝也昊天上帝也而鄭氏則別之爲天皇大帝皇天上帝五德帝當方帝感生帝諸名又據緯書以實之皇天曰北辰耀魄寶上帝曰太微五帝其五帝之目則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黃曰含樞紐於是王者祀天之典無非爲祀星辰此固不

待辨而共知其謬矣然原其所以致謬之故則以周禮只著圓邱之禮月令復有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夏雩帝秋饗帝之文故分天帝爲二別南郊與圓邱而異之不知孟春之祀月令明言祈穀與夏之雩早秋之報饗一類曷嘗曰祭其感生且凡祭祀之壇未有不在郊者圓邱之在南郊周禮雖未明言而固可以意知也惟是周有二郊之處毋論諸儒攻鄭氏者均未之及卽鄭氏自分郊邱爲二亦不能證其所在遂成千古聚訟之端案尙書召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逸書作洛篇亦云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邱兆於

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則東都固別有郊壇與西京爲二而明堂卽在東都月令爲王居明堂之禮則所有祈穀雩旱報饗諸祭皆在東都之郊而周禮所言冬至圜邱之祀乃在西京地旣不同禮亦有異然所祀皆天所配皆后稷也獨是西京圜邱之外有方澤是爲大社而大社之外又有王社與稷相對爲土穀者東都則郊外止有一社召誥所謂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者月令謂之公社但有社神而無稷神故牛羊豕皆一而地示之祭合於天神故郊之牛二且詩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蓋亦東都合祭天地之樂故終篇言天而不及

地也其所以天地得合祭之故則以西京正祭既分園邱
方澤於二至祀之東都六歲一至因事而祭殺於正禮矣
自王莽諸事母后剝爲同牢合食之言反以東都之殺禮
爲正禮元祐之議以東坡大儒亦力持是說詆分祀之非
後之辨者又必謂周之祭天地有分無合郊與邱不得爲
二皆非確論也

鄭氏六天之說諸儒闢之是矣然諸儒謂天卽帝帝卽天
實只一者其義亦復未安以經文考之司服云大裘而冕
以祝昊天上帝又云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固異於昊天
上帝矣掌次云大旅上帝張瓊案設皇邸又云祀五帝張

大次小次則五帝又異於上帝矣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旅上帝則上帝又異於天矣蓋天者統體之名而以五行之氣化生萬物乃其功用既有功用則必有主宰之者故謂之帝冬至之祭所以大報本反始爲大祭亦爲正祭故特異其文曰昊天上帝以爲但稱昊天則疑其虛渺而不得夫以父事天之實但稱上帝則表其功德而不得其穆清廣遠之容必合而著之然後體用該而所以事之之義乃備若上帝之祭則有事而爲之大宗伯言國有大故則旅上帝肆師言凡師類造上帝是也因事而祭故但以其主宰稱之然所以主宰而成功用者不越五行之

氣而已則其祭也亦第就其時其位之所司者爲之是以
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而因事之祭或旅或類但云上
帝不云五帝明各就其時位非合祭也其五帝之合祭則
別在東都之明堂王者以六歲殷同諸侯而親祀之此如
人之一身視聽言動皆心之所爲雖用之所著隨時隨事
各足以見而合之必應乎中故於土中之地特建明堂以
合享五帝然其禮亦稍殺於報本反始之所爲故亦卽以
其功用表之是則天帝雖無分別而各因其祀之禮以異
其稱鄭氏以星辰爲言者固謬而若王肅以五帝爲上帝
之佐擬諸三公之爲王輔王昭禹陳祥道輩又以五帝擬

之諸侯謂諸侯得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疑皆非得其實也

古天子祭天未有不祭地者天一歲一祭則地亦然而諸儒之說之誤有二一則主合祭而但有圜邱遂無方澤一則主分祭而不知大社卽是地示二者皆失也今考合祭之說始自王莽以爲天地合精等於夫婦宜同席而坐共牢而食故祀天南郊以地示配後世因之朱子所以有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之歎然後之君臣豈果以王莽之事爲足法哉如宋之元豐元祐紹聖至於三議不可謂不詳矣明之嘉靖斷自宸衷不可謂不決矣而主合祭者反挾

持而不可破其故固不出鄱陽馬氏之兩言謂禮文繁縟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然賞賚爲五季弊政後王無難更張而溺於宴安則莫不有畏勞之意故嘉靖方毅然自定爲南北郊之禮而親祀未幾卽行遣代張居正遂得於神宗之初復更爲合祀其言曰以冬至極寒而裸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推其意將冬至之祀亦且可廢而神宗四十餘年情竅之習已成於卽位之初矣然此猶人主之私也唯元祐之議以東坡大儒亦力主合祀之說所陳六議雖未免有徇後世之失如馬氏所云憚勞憚費者而其力執以爲合祭之左證則直因吳天

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也此爲合祭天地之明文若謂天地各祭而皆歌此詩則詩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者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其後紹聖再議陳祥道猶持此詩爲合不可被之論而後之辨者亦但謂詩言昊天有成命猶其命維新天作高山云爾非專指天之功德而歌頌之是終篇雖未嘗歌地井亦未嘗歌天但言主祭之基命宥密則用之祀天可用之祭地亦可

此秦氏通考說

今案周禮之言圓卽方

澤自是西京之正禮其東都天子六歲一至居明堂以朝諸侯月令所云祈穀大雩大饗者皆有事上帝卽郊壇以

祭逸書作洛篇所云乃設卣於南郊以祀上帝是也然其異於西京者只有南郊爲祀上帝之所而不見方澤祭地之壇是知其地示之祭合於天神以正祭自在西京此爲殺之故召誥言營洛之初卽云用牲於郊牛二天地合祭天一牛地一牛也然則昊天有成命之詩序謂郊祀天地者蓋亦是東都之禮蘓氏援之以爲天地正祭有合無分固謬而諸儒之辨又必謂圓卣方澤各歌此詩亦不知周之東都原有合祭之禮也至嘉靖之議霍韜謂分祀唯見周禮葬賊僞書不足依據則合祭實從葬始苟周禮爲葬所作何難削去圓卣方澤之文而別爲合祭之制今周

禮却是分祭與葬說殊則非葬之偽書明矣姚涑又以周人用建子之月爲歲首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陰陽之義先後之倫各有攸宜今用夏正以一歲之月序之則夏至前而冬至後尊天之義豈其若此行周之禮不可以用今之時用今之時不可以行周之禮此則不唯不可議禮且似並未讀周禮者夫周禮一書皆用夏正未嘗用周正也孔子之言禮曰吾從周告顏子曰行夏之時如涑之言孔子先自矛盾矣况祭祀之有其時各以其類不以先後爲尊卑宗廟時享豈以祠禴爲尊於烝嘗乎乃孫承澤作春明夢餘錄復從姚氏之言申之以爲合祀之行百五十餘

年風雨調順民物康阜嘉靖一改而明遂衰建議者夏言卒死於法夫明之衰言之死果由郊之分合然耶其陋甚矣此則合祭之所以致誤也若諸儒之主分祭者並據周禮夏至方澤之文而不知方澤卽祭法之所謂大社案經之言天皆與地對而言郊則皆與社並稱秦誓云郊社不修仲尼燕居云郊社之義中庸云郊社之禮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禮運云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則百貨可極焉郊特牲云郊所以明天之道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

以尊天而親地也且於郊言報本反始於社亦曰報本反始然則社非地祭乎惟是周禮之言地祭有地示土示之別而祭法則曰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蓋大社卽地示之祭謂之大社亦曰后土曰冢土猶之郊祀或稱天或稱天神或稱昊天上帝也其地亦爲方邱亦爲泰折猶祭天之所言圜邱又言泰壇也此其祭之時以夏至與冬至之典對者若王社之制則小司徒職云凡建邦國立其社稷之壇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云營國左祖右社此爲五土之示其地在王宮中門之內其祭以春秋其日以甲乃與稷對者也自注

疏混大社王社爲一而大社所在不知其處崔靈恩謂在籍田然國語所云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已未聞藉有社也卽詩序言春藉田而祈社稷亦非必謂社稷建於藉田孔穎達又以爲同在庫門之內王社在大社之右然旣同處則同日祀乎抑分日祀乎此皆求其故而不得者惟張子有言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自爲立社必在城內又言天子立大社爲羣姓必不但城中之民大社祭天下之地示王社祭京師之地示所見最爲精卓惜其言之尙未詳以今推之則大宗伯鼓師言社而不及地示者以地示亦爲社王社大社同禮則亦同爲血祭

同鼓靈鼓也司樂之五變而致土示鬯人之社壇用大鬯
郊特牲之日用甲此王社爲土示之祭別於大社之爲地
示也且元祐之議分祀而卒不果行者泥於天地皆服大
裘遂有夏至盛暑難行之苦知夏至之祀卽是大社則大
裘而冕自爲祀天之服而祭社則司服明言希冕大社王
社同之希本作絺書有絺繡之語孔傳云葛之精者曰絺
則夏至服之宜矣且祭地之配經無明文其亦以后稷者
出鄭康成妄據緯書之說而自漢以後則多以女后侑食
尤爲不經知方邱之爲大社則地示卽后土配以勾龍故
孝經但云郊祀后稷以配天不云並配天地也乃自來諸

儒鮮知此禮惟五峯胡氏稍據張子之言而小變之謂王者父天母地埽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示則惟有社祭無所謂方澤後世既立社祭不宜復有方邱不知方邱卽是大社大社之外原有王社與稷並稱後世立王社又立方邱爲大社正合於禮近儒萬充宗知方邱卽大社矣而以句龍之配只爲王社而大社無配又不知祭地爲何服蔡宸錫云大社一名太折一名方邱一名方澤是矣而以爲在雉門之內與稷並設皆失其實此則主分祭者之所以誤也議禮之臣紛拏於上解經之儒淆惑於下總由昧乎周家西京東都之禮原自不同其爲合爲分各有取義

而地示土示之號皆得稱社故禮之或同或異經亦互見其文臚而釋之庶幾有以息羣喙也歟

周有東西都郊壇西都之郊每歲正祭之處東都則六年一至但爲祈報之祭不是正祭自平王東遷卽洛邑爲都其初豈遂意其久安於此必託爲暫時所居其所行典禮亦必託爲王居明堂之禮及其行之既久習而安焉遂不復有冬至圖坤之祀而記禮之人爲七十子後學者皆在東周之末亦遂以東都祈報之祭爲正祭故周郊以冬至不卜日而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周郊不兼祭日月日月別有實柴之禮而記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

日配以月周郊之服以大裘而記曰王被裘以象天皆所
爲東都之殺禮而統稱爲郊祀之正禮然且所見與所聞
不同故既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云郊之用辛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明其得諸傳聞者亦知西京之郊以冬
至疑其爲迎長日之至而今只用辛日不用冬至則又疑
周之始郊冬至適遇辛日之故此正因黍離之後周禮不
行民間并不得見其書故據傳聞而揣測如此猶叔孫通
爲綿蕞於六經未出之時古禮與秦儀雜有不能免也至
於魯之爲郊則亦有故蓋東都天子惟六歲一至故成王
既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還歸在豐命周公居洛周公之

子君陳復尹東都竹書所載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汭東都者是也周公父子並居東都則王不殷同之歲所有東都祈報之祭皆周公父子攝之矣而習俗不知遂以爲周公有勲勞得行天子之禮且東都之禮成王之後惟宜王一行則其他諸王皆未嘗殷同以親行祈報而周公之子孫世爲周公蓋世居東都攝其事至平王東遷初以爲王居明堂後途安焉所有祈報之禮王旣自行途不復使周公之後攝事而魯惠公不知以前此之攝事爲康周公之故今忽中變故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竹書亦載是事在平王四

十二年與呂氏春秋合然當時止之之說必明前此所以得郊者以王在西京故東都得以攝祭而惠公亦遂曉然而無疑是以孔子作春秋始於隱公歷桓莊閔三公皆未有以郊書者至僖公之世數從伯討遂爲望國而襄王狩於河陽朝於王所者再故詩駟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其闕宮之頌曰乃命魯侯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旣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正言郊祀之事而春秋之書郊亦始於此然

襄王不許晉之請隧而獨許魯之郊者則亦季孫行父託
爲前此所以得祭爲成王康周公之故故襄王亦遂惑而
從之也然而僭矣是以孔子有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
之歎但魯以宗國繼別子之所自出則得立文王之廟而
行禘禮惟不當用之於羣公之廟別詳祭序
宗法二門郊則明爲越
禮犯分之事故先以郊禘並言下則只明郊之一事以爲
魯不唯異於杞宋且亦不得以周公爲辭杞宋之郊以禹
契故是天子之事也卽周公當日亦以居守東都攝天子
之事是天子之守也今非杞宋又非居守於東都郊何名
乎是天子之事守句是字指郊言不指杞宋言特聖人不

欲明斥其君之非故隱約其詞以待人之自解焉耳然自僖公以後魯習行之而記禮之儒亦遂以魯君臣所託詞者信以爲實著之於經而後之論者或以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此程子說或以爲成王不敢臣周公而伯禽不當受此張子說或以爲成王只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非許其遂行郊禘之祀此馬貴與說或以爲始於惠公此羅泌蔣之奇等說或以爲始自僖公此楊用修何元子等說皆未察其所以致僭之由與孔子所以致歎之意也

詩頌言龍旂承祀繼之曰春秋匪解則魯之郊正是春而祈穀秋而報饗之禮故成公十七年經書九月辛丑用郊

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謂吳太宰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此皆
月令所謂秋饗之禮自明堂位有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
以后稷之語公穀二傳亦遂謂魯止春郊以九月之郊爲
非時孔穎達且以景伯所說爲虛言以恐吳之計夫吳雖
信鬼若魯果不以此時祀上帝而誑之必反滋其怒何以
致其恐乎蓋明堂位以孟春之郊與季夏之禘相對故只
及祈穀之祭若專以上帝之祀言則春而祈秋而報二時
並有事也至鄭康成以魯孟春之郊謂是周正子月則左
傳禮記明言啓蟄而郊其非冬至審矣况東遷以後天子

且不復有冬至之郊而謂魯反有之乎且魯之君臣怠緩成習往往後時觀春秋所書多在四月周四月夏二月蓋後啓蟄之一月非後冬至之三月也

明堂位言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定是夏正寅月蓋惟春秋國史用周正其他周禮毛詩皆以夏正也故左氏之言曰凡祀啓蟄而郊孟獻子亦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后耕鄭康成誤以孟春爲周正而後之儒者以春秋所書魯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皆在春正月春秋是周正則此爲子月冬至之事不知祭祀之禮有卜日有卜牲記言郊之用辛景伯亦云魯以十月上辛

有事上帝日無庸卜但有卜牲其卜牲之禮則祭義所謂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其養之之時則充人職所謂掌祭祀之牲牲繫之牢芻之三月記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也今魯以建子之月卜牛養之三月以爲寅月之用正未失時但春秋所書于宣三年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曰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定十五年曰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無非以其卜牲變故而書卜牲在三月之前非謂其正月卽郊也乃近儒萬充宗則謂魯直僭行日至之郊託於祈穀之名以輕其事又曰魯行祈穀春秋必不書

三九四集言卷一
郊春秋書郊則魯郊必非祈穀夫魯之僭方假託於成王之賜如明堂位所鋪張者果爲冬至豈肯反借祈穀以自輕若祈穀之爲郊則自東遷以後天子亦然孔子又奚爲易之而謂是必祈穀非郊也哉

東遷以後郊天之禮但有孟春而無冬至故桓五年傳云凡祀啓蟄而郊而襄七年傳所載孟獻子之言則直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可見其以祈穀之禮爲郊天之正禮矣然孟獻子當時稱爲賢大夫者蓋亦嘗聞西京之舊典故雜記又載其言曰正日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可以云者追憶其傳聞之詞猶以宋人

於南渡之末作東京夢華錄也然七月之禘獻子爲之而不以日至郊者則以周天子亦以祈穀爲郊魯之僭方欲同於天子固不肯易其孟春之祀也先儒不察乃謂一人兩說必有謬者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且謂獻子本無此言不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

並見孔氏春秋正義

斯皆昧乎其故而憑臆以說爾

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此祀天所以稱郊之義也其地周禮曰圓邱禮器曰吉土祭法曰泰壇實一而已案爾雅非人爲謂之邱而郭璞言地有吉氣土隨而起蓋因吉土之自然而高者埽除以爲兆域所謂爲高必因邱陵者是

也其域爲圓形以象天故稱圓邱非謂自然之邱有圓形者此域卽又稱泰壇泰之言大也壇之言坦也除地而成坦然平大故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以封土謂之壇除地亦謂之壇不壇者不封土耳旣除地爲圓形之域則亦得有壇稱所以又有泰壇之號注疏乃謂先燔柴於壇旣而於壇下埽地設饌爲正祭泥於不壇之義以泰壇別爲燔柴之所誤也其方位在國之南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此爲明文可據自鄭氏分南郊與圓邱爲兩處賈公彥因謂圓邱旣取邱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不知西京東都雖各有郊壇而皆在南方并

無異向若祭天不於南則背乎答陽之義故孔穎達亦惑於鄭氏郊卽二地之說者而其言圓卽猶曰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所見視賈氏卓矣其祀地之所名方卽亦名大折通稱大社先儒謂在北郊雖於經未有明訓然漢郊祀志載翟方進等奏議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此在劉氏校書之前蓋禮記之逸文故當時援以爲祭天地各在所都南北之證且周禮內宰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祭統亦云王后蠶於北郊其禮與天子之親耕南郊相對是亦陰陽對待之

義固可信祭地之必在北郊也鄭氏以北郊祭神州地示方邱祭崑崙地示與分郊邱爲兩者同誤然地之廣狹不同自其厚德徧載言之無有遠邇疆域之限此地與天匹是爲方邱大折之祭張子所謂大社祭天下之地示者故郊社徃徃並舉郊在南郊卽大社在北郊矣其一方一國之地則直爲五土之示祀於王社與稷相對爲土穀之神其地在中門之內并不在郊是則祭天原有兩所一在西京一在東都而非如鄭氏郊邱之說如其說是二天也祭地亦有兩所一爲大社一爲王社而非如鄭氏崑崙神州之說如其說是二地也天地不可二諸儒皆知辨之而西

京東都之各有郊地示土示之通爲社則自漢至今諸儒
未有論其故者矣

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而典瑞則云四
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考工記玉人亦云四圭
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兩者不同故鄭
康成謂蒼璧所禮者冬至圓邱之天皇大帝四圭所祀者
夏正寅月祭於南郊之感生帝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示兩
圭所祀者神州之示諸儒皆以二天二地出於緯書之妄
說羣起而力辨之然所以辨而釋此用玉不同之故寃皆
未確如徐邈說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圓

邱與郊各有所施然六瑞六器並掌於宗伯何獨無四圭
兩圭典瑞玉人所職尤詳何獨無蒼璧黃琮且兩圭四圭
既是主祭之人所執與奠神之玉無與而典瑞下文言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是亦所執以祭之玉
矣然上文既云執鎮圭以朝日何又重言祀日若謂圭璧
及璋邸射皆是禮神之玉不爲所執則兩圭四圭又是執
者一節之中彼此固亦不宜互異也顯慶禮謂禮神在燔
柴之時祀神在薦獻之際蒼璧黃琮降神所用四圭兩圭
正祭所須然何以四方只有禮玉無祀玉日月星辰山川
又只有祀玉無禮玉一經之中亦不應互舛如此陳及之

則謂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大宗伯所謂卽
典瑞之所謂蓋祀天則用四圭之蒼璧祭地則用兩圭之
黃琮然圓者爲璧方者爲圭今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
則其形非方非圓故曰四圭有邸安得僅卽其中央之邸
竟曰之爲蒼璧旣正目之曰蒼璧黃琮則必其實爲璧爲
琮而非指中央一邸矣敖繼公又以大宗伯所云蒼璧黃
琮等是禮方明之玉故以天地四方並言非天地正祭所
用然據覲禮載祀方明之禮明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
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未嘗云上璧下琮則亦不得混
爲一事竊考大宗伯之文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蓋是正祭之禮故掌之禮官之長其以天地四方並言猶
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亦舉其禮之重者爲首次也
謂之禮而不謂之祀正以明其爲至隆之典蒼璧黃琮歲
只冬夏二至一用而已典瑞玉人所云四圭兩圭與日月
星辰山川等所用並列是其禮畧殺不同二至之所爲則
所謂祀天者卽祈穀雩旱報享之類有事於上帝卽是祀
天而有故而旅亦用此玉可見其非同蒼璧之必不可以
移用也所謂祀地者卽王社土示之祭故本文所職之玉
徧及諸神而社稷獨缺知此祀地之文直包社稷而黃琮
惟用之大社又可見矣然則蒼璧黃琮與四圭兩圭之異

用乃因禮之輕重而殊其施非謂有二天二地亦非謂帝之不可爲天社之不可爲地也至大宗伯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冬至圓邱之祀牲色以蒼夏至方澤之祀牲色以黃亦是正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乃指正祭之外所有祈報上帝及社稷之類言之而郊特牲之言牲用騂祭法之言用騂犢則直因東遷以後以王居明堂之禮爲正禮但有所報之祭而二至之祀不行故不復有蒼黃之牲而但用騂犢觀魯僖之僭欲同天子頌亦云享以騂犧是當時天子郊牲用騂可知記者生東周之末故遂因之爾先儒未詳及此乃謂用牲可不偏主

一色而或且執用駢以攻周禮之爲僞附會支離均非通論也

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春官司服則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明此所服以祀專指冬至圜邱其他祭帝於郊不用此服也且兩處並只言大裘則大裘之外亦無別服可知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本是節外生枝之說固無足辨而諸儒又因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與周禮不合遂謂大裘之上加以衮衣王肅僞作家語且謂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衮以祭說愈曲而愈支夫果著裘

於內加袞於外則所見者袞服而已周禮不應特著大裘
卽裘袞並用經亦宜二物並言不得獨言裘旣獨言裘則
圖印之祀直是有裘無袞其服袞以祭者乃是祈穀雩旱
報享以及四時迎氣大旅肆類之類其禮殺於冬至之正
祭故其服亦不與冬至之正祭同郊特牲之記亦因東遷
以後以明堂禮之祈穀爲正祭而冬至之祀不行故不復
見大裘之服但見王之被袞因而記之鄭注不知此故漫
以被袞爲魯禮疏復爲之附會曰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旣
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稱王夫作記之人雖非聖哲
大抵皆七十子之徒當亦竊聞聖人之緒論而竟稱魯侯

爲王有是理乎且服各有宜因其時亦因其事大裘之用於冬至圖卽宜也此外惟孟冬合享五帝於東都之明堂亦用此服以合享五帝其事與祀昊天上帝相等而時以孟冬亦宜裘之月也若夏至地示之祭禮雖與祭天同其尊然所服於經無文崔靈恩賈公彥孔穎達等以爲亦服大裘則以盛暑之月一例服裘宜其勢不可行而北郊之禮遂因以廢而後之說者謂祭地宜被衮與祭天同則亦非是夫使祭地果是衮冕經亦當明著其文乃祭天之裘兩見而祭地之服並不一聞豈真周禮之有缺漏哉蓋大社卽是地示祭地之服司服固明言之於祭社稷則希冕

中矣鄭注云希讀曰緇卽虞書所云緇繡者大社王社均用此服故不別見祭地不然先王先公四望山川五祀饗射以及羣小祀之服司服並掌之而獨無祭地之服何哉蓋祭社之禮有不同於祭地者以見地示之尊而祭地之禮有卽同於祭社者以見其功用之同義各有在故天地相埒禮多從同而以大裘祀天以希冕祀地不嫌其殺者正以天尊地卑聖人原有崇效卑法之道未可以常見衡量况於昊天上帝日祀於先王先公日享於社稷日祭是以天神人鬼地示三者爲序而非有所輕重於其間則又何必謂祭地之服不可用希冕乎哉

周官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掌次云朝日則張大次小次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禮記祭法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祭義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國語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戴禮保傳云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是日月各有正祭不與郊天同而郊特牲乃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祭義亦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何哉孔氏疏謂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惟日爲尊故此祭者日爲諸神之主不用所出之帝爲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爲賓主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爲主人不以君爲主也又謂天無形體

懸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然神莫尊於天帝禮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猶懼隕越豈宜濶以百神且所報者天天至尊故曰大亦豈以徧報一切神然後爲大哉圓邱泰壇止是一地又安得於天帝壇外別立一壇以祀日月諸神此其謬妄固可共指信齋楊氏據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物彪又據三正記言郊後必有望謂以祭天之明日徧及百神然與主日配月之義究無干涉近儒蔡宸錫謂記之所言是魯禮魯

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卽郊日附祭日月於壇上然於經並無明文則亦是臆爲揣度而已竊考逸書作洛篇云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卽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是東都郊壇日月從祀與西京不同所以然者以東都之祀上帝祈穀雩旱報享皆因農事而祭與正祭殊故日月農星先王皆與周之東遷因其舊壇卽以祈穀之祭爲正祭所以郊壇之上有日月之神而記禮者有主日配月之說矣

后稷之配天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也大地之示謂之后土左傳所云君履后土而戴皇天者也既是后土

則自當以句龍配所以配地之神經文不別見者以句龍之配食於社大社王社無異禮也其謂亦以后稷者鄭氏妄據孝經緯有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之言遂謂其配天南郊者亦當配地北郊然於經實無明文可証也且緯書之言后稷文王並說正指東都而言東都無地示之壇合祭於南郊之壇故昊天成命之詩序謂郊祀天地此正后稷爲天地主之故豈謂西京方邱之祭亦配以稷哉而或者又疑配地之神經既無文則地示之祭竟可無配亦復非是公羊固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無配則無主又豈所以交於神明之義哉